

15-24
11871

丹
鉴
天

牡
月
洞

绿
风
八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绿 牡 丹

(清)无名氏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又名《四望亭全传》、《龙潭鲍骆奇书》，存 8 卷 64 回。不题撰人。道光辛卯 11 年(1831)芥子园藏板本，写刻。道光辛卯京都文善堂藏板本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藏。道光丁未 27 年，光绪壬辰 18 年，光绪癸卯 29 年刊本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唐武则天时，定兴洛宏勋，聪慧魁梧，其父洛龙去世后，随母居富户任正千家。任娶妻贺氏。一日四人同游，结识山东响马花振芳夫妇及女碧莲，英雄豪杰，相见恨晚。振芳见宏勋威风俊朗，欲纳为婿，宏勋婉拒，花不悦。洛、任与吏部尚书之子王伦结拜兄弟，常相来往。王本非忠善之士，窥贺氏美貌，欲得之。贺氏之兄世赖为人帮闲，乃势利小人，贺本烟花，两相牵引，王遂与贺通奸。贺氏挑唆任、洛关系，宏勋与母遂运枢回乡。途中又遇花振芳，细说原由，花遂往定兴保护正千。花、任欲往王府探明真相，所谋为王府所知，王即诬陷任乃盗贼，正千下狱，为花劫往山东。宏勋返乡闲住，又见振芳夫妇及碧莲。宏勋救碧莲一命，得罪栾御史公子栾镒，栾暗思报复。未几觅得壮士濮天鹏，赚其行刺洛府。宏勋外出避祸，途中多遭变故，幸得各路好汉相助，方化险为夷。后遇狄仁杰，秉公断事，拿王伦、贺氏，严加惩办。时花振芳将宏勋之母及原聘桂小姐盗往山东，宏勋见母，允婚事，纳桂、花二美。后宏勋及众英雄杀奸臣、扶正室，庐陵王登位封赏，宏勋、碧莲等皆获官爵。

第一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

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后商周。英雄五霸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
青史几行名姓？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田地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！

这首《西江月》传言，世上不拘英雄豪杰、庸俗之人，皆乐生于有道之朝，恶生于无道之国，何也？国家有道，所用者忠良之辈，所退者奸佞之徒。英雄得展其志，庸愚安乐于野。若逢无道之君，亲谗佞而疏贤良，近小人而远君子。怀才之士，不得展试其才，隐姓埋名，自然气短。即庸辈之流，行止听命于人，朝更夕改，亦不得乐业，正所谓“宁做太平犬，不为乱离人”。今闻一件故事，亦是谗佞得意，权得国柄；豪杰丧志，流落江湖，与这首《西江月》相合。说这故事出在那朝那代？看官莫要着急，等慢慢写将出来。

却说大唐太宗殿下大太子庐陵王不过十几岁，不能理朝政。皇后武氏代掌朝纲，取名则天，生得极其俊秀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；甚是聪明，多有才干，凡事到面前，不待思索，即能判断。他是上界雌龙降生，该有四十余年天下，纷纷扰乱大唐纲纪。只有一件，不大长俊，淫心过重，倍于常人，一朝若无男子相陪，则夜不成寐。自太宗驾崩，朝朝登殿理事，日与群臣相聚，遂私于张天佐、张天佑、薛敖曹等一班奸党。先不过日间暂为消遣，后来情浓意洽，竟连夜留在宫中。常言道：要得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那朝内文武官员，那个不知，那个不晓？但此事关系甚大，无人敢言。武后存之于心，难免自愧。只是太子一十二岁，颇晓人事，倘被知道，日后长成，母子之间难以相见。遂同张天佐等将太子贬赴房州为庐陵王，不召不许入朝。又加封张天佐为左相，天佑为右相之职。朝中臣僚，惟有薛刚父子耿直，张天佐等常怀恐惧。适因薛刚惹出祸来，遂暗地用力，将薛家满门处斩。只逃走了薛刚同弟薛强、子薛魁、侄薛勇，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。后来庐陵王召入房州，及回国之日，封薛刚大元帅，薛勇正先锋。此是后话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广陵扬州，有一人姓骆，名龙，字是腾云，英雄盖世，武艺精强。由武进士出身，初任定兴县游击之职，携妻带子同往定兴县上任。老爷夫妇年将四旬，只生一位公子，那公子年方一十三岁，方面大耳，极其魁梧，又且秉性聪明，膂力过人，老爷夫妇爱如珍宝，取名宾侯，字宏勋。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，姓余名谦，父母双亡，亦随老爷在任上，与公子同庚，也是一十三岁。老爷念他无父无母，素肯勤劳，只生了一个娃子，倒甚爱惜他。那余谦生来亦是方面大耳，虎背熊腰，极有勇力，性情好动不好静，闻得谈文论诗，他便愁眉蹙额；听说轮枪弄棒，他就侧耳切听。虽是一十

三岁，小小年纪，每与大人赌胜，往往倒输与他，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，叫做“多胳膊余谦”。老爷叫他同公子同学攻书，闲时叫二人习些枪棒。公子与余谦食则同桌，寝则同床，虽分系主仆，情同骨肉。老爷到任之后，少不得操演兵马，防守城池。武职之中，除演兵之外，别无他事，倒也清闲。这老爷声名著于外，多有人投在他门下习学枪棒。今有一人，系本县富户，姓任名正千，字威远。其人黑面暴眼，相貌凶恶。十四岁上，父母双亡，上无兄弟，下无姐妹，幸得有个老家人主持家业，请师教小主人念书。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射箭，抡剑弄刀，文章亦是不大留心，各处访师投友，习学武艺。及至二十余岁间，稍长胡须，其色红赤，竟是个黑面红须，其相之恶，正过尉迟公几分，故此呼之“赛尉迟”。因他相貌怪异，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。他立志只在武艺上讲究，这件事倒也不在意下，所以，二十余岁尚是只身独自。日间与人讲拳论棒，甚是有兴，夜来孤身自眠，未免有些寂寞。正是：饱暖思淫欲，饥寒生盗心。于是，往往同几个朋友，向那烟花巷内走动，非止一日。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，遂与他有缘。任正千乃定兴县一个富户，其心甚喜，加倍温存。任大爷实难割舍，遂不惜三百金之费，在老鸨手内赎出，接在家内为妻。那贺氏生性伶俐，到家无事不料理。他有个嫡亲哥子，贺氏在院内之时，他亦住在院中端茶送酒。及贺氏从良任门，在任正千面前每每说起：他极有机变，干事能巧。任正千看夫妻之情，即道：“我家事务不少，既是令兄有才，请来我家管分闲事：一则令兄有以糊口，二则兄妹得以长聚，岂不两便！”贺氏闻言，感谢大爷之情。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。你说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？其人名世赖，字国益，生得五短身材，极有机变，正是：无笑不开口，非谗不尽言。见人不笑不说话，只好钱财，善于取财。若逢有钱之事，人不能取，他偏能生法取来；就受些须羞辱，只要有钱，他总不以为耻。他一人任大爷之门，小心谨慎，诸事和气，任府上下无有一人不喜他，任大爷也甚喜欢。过了年余，任大爷性格脾气，他却晓得了。逢任大爷不在家时，他瞒了妹子走出，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。从来说，赌帐神仙输，那个赢的？把自己在任大爷家一年积下的十二金尽皆输尽。后来在妹子跟前只说买鞋子、袜子、做衣服无有钱钞，告借些须。贺氏看兄妹之情，不好相阻，逢借之时，或一两，或八钱与他。那贺世赖小运不通，赌十场输八场，就是妹子此后一两、八钱也不济事，况又不好今日借了明日又借。外边欠帐要还，家内又不便先借，出于无奈，遂将任大爷客厅、书房中摆设的小景物件，每每藏在袖内拿出，变价还人。任正千乃是财主，些须之物，那里检点。不料贺世赖那一日输的大了，足要大钱三千文方可还帐，小件东西不能济事，且是常拿惯了，胆便比从前大些。在客厅、书房往来寻觅，忽然，条桌底下有一大火铜盆，约重三十余斤，被他看见，心中暗想：“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，趁此无人，不免拿去权为卖了。”于是撩衣袖，将火盆提起往外便走。合当有事，将至二门，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，问道：“舅爷！拿火盆做甚么？”贺世赖一见，脸有愧色，连忙回道：“我见此盆坏了一只脚，故此拿去命匠人修正，预为冬日应用。”任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支吾，形色仓皇，所谓做贼心虚，即走过来将火盆上下一看，见四只脚皆全，并未坏一只，心中大起猜疑。即刻到客堂、书房查点别物，小件东西不见了许多。任大爷心急如火，那里容纳得住，将贺世赖叫过来痛责一番，骂道：“无品行，不长俊，我以亲情相待，各事相托，你反偷盗我家许多物件。若不看你妹子分上，该送官究治！你今作速离我之门，永不许再到我家。”说罢，怒狠狠往后去了。见了贺氏，将此事说

了一遍。贺氏闻言，虽惜哥哥出去无有投奔，但他自作孽，也不敢怨任大爷无情。说道：“他自不长俊，敢怨谁来！”口中虽是如此答话，心中倒有个兄妹难舍之情。由此，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。从来老羞便成怒，心中说道：“我与你有郎舅之分，就是所做不是，你也该原谅些须，与人留个体面；怎的今有许多家人在此，就如此羞辱于我！”暗恨道：“任正千，任正千呵！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，贺世赖永无发迹便了，倘有一日侥幸，遇人提拔一二，那时稍使计谋，不叫你倾家败业，誓不为人！”此乃是贺世赖心中之志，按下不言。

再表任大爷闻骆老爷之名，就拜在门下。骆老爷见他相貌怪异，声音宏亮，知他后来必有大用；又兼任大爷诚心习学，从不懈怠，骆老爷甚是欢喜，以为得意门生。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，只取中两个门生。向日到任之时，有山东恩县胡家凹姓胡名琏，字曰商，惯使一枝钢鞭，人都呼他“金鞭胡琏”，曾来广陵扬州，拜在门下习学武艺。一连三载，拳棒精通，拜辞回去。老爷甚是爱他，时常念及。今日又逢任大爷，师生相投，更加欢悦。只是任大爷朝朝在骆老爷府内习学，往往终日不回，食则与骆宏勋同桌，余谦在旁伺候，安寝与公子同榻。二人情投意合，虽系世兄兄弟，而情不异同胞。老爷一任九年，年交五十，忽染大病，卧床不起。公子同余谦衣不解带，进事汤药。任大爷见先生卧病在床，亦不回宅，同骆公子调治汤药，曲尽弟子之心。谁知老爷一病不起，服药无效，祈神不灵。正是：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。老爷病了半月有余，那夜三更时分，风火一动，呜呼哀哉！夫人、公子哀痛不已，不必深言，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槨，将老爷收殓起来，停柩于中堂，任大爷也伤感一番，遂备祭礼拜祭老爷，就在府中帮助公子料理事务。三日之后，合城文武官员都来吊孝。逢七，请僧道诵经打醮，自不必言。正是：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追少年。倏忽之间，看看七终。闻得京中补授游击新老爷已经辞朝，即日到任。夫人与公子计议：“新官到任，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。据我之意，不若择日起柩回南，省得又迁公馆，多了一番经营。”公子道：“母亲之意甚是。但新官到任时催迫我们回南，其奈路途遥远，非可朝发而夕至；就是起柩，未免仓卒慌速。依孩儿想来，还是暂借民宅居住，将诸事完备齐全，再择日期起柩，方无拮据失错之事。请母亲上裁。”母子计议之时，任大爷亦在旁，乃接口道：“世弟之言极是，师母大人不必着急，门生舍下空房甚多，即请师母、世弟，将师尊灵柩迁至舍下外宅停放，慢慢回南，未为迟也。不知师母、世弟意下如何？”夫人、公子称谢，说道：“多承厚意，甚得其便。但恐道府，未免叨烦贤契，于心不安，如何是好？”任大爷道：“说那里话来，蒙师受业，未报万一；师尊乘鹤仙游，门生之心抱歉之至。今师母驾迁舍下，师尊柩前早晚得奉香火；师母之前，微尽孝意，此门生之素志也，不必狐疑。”夫人、公子谢过。任大爷遂告辞还家，令人将自己住的房后收拾洁净，另外开一大门，好抬老爷的灵柩。任大爷同贺氏大娘住中院。不讲任大爷家内收拾。

且说骆公子家中细软物件，并桌椅条几，亦有人往任大爷家搬运。不止一日，东西尽已运完，择日将老爷灵柩并合家人口俱迁移过来。老爷灵柩进宅之后，仍将新开之门磊塞，骆公子出入与任老爷竟是一个大门。贺氏大娘参拜骆太太，宏勋拜见世嫂，任大爷又办祭礼祭奠老师，再备筵席款待太太、公子。以后日食，任大爷不要骆太太另炊，一日三餐，俱同贺氏大娘陪着。且喜骆太太并无多人，止有太太、公子并余谦主仆三人。公子与任大爷投机相好，食则同食，行则同行，至晚安寝亦是

同榻，朝夕不离，真如同胞兄弟一般，从无彼此之分。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相宜，三餐茶饭全不懈怠。太太公子每欲告辞回南，任大爷谆谆款留，骆公子亦不忍忽然便去，所以在任大爷家一住二年。

那年春季三月，桃花开放之期，定兴县西门城外十里之遥，有一所地名曰：“桃花坞”，其地多种桃花。每年二三月间，桃花茂盛，士人君子，老少妇女，提瓶抬合，携酒往看，多来此游玩。任大爷分付家人置备酒肴，遂请公子游玩；又分付贺氏大娘，亦请太太同行。于是两轿两马带着余谦，向桃花坞而来。骆宏勋马到其间，抬头一看，真乃好个所在，话不虚传。怎见得好景致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

众人观望了一番，还在大路旁边拣了一个洁净亭子，将担子挑进。且喜内中桌椅现成，骆太太与贺氏大娘一席，任大爷与骆大爷一席，家人在旁斟酒。看官，你说这亭子内桌椅是那里来的？只因桃花坞乃定兴县的胜地，凡到春来，不断游人。也有邻近的，搬运桌椅容易；若远处来的，只能提壶携合，不能携带桌椅了。就有这好利之人，买些木料做些桌椅，逢桃花将放之时，土人游动之际，预先典些闹地，把桌椅摆设其间，凭那远方游人把钱。所以任大爷一到亭子内，桌椅如此现成。因骆太太、贺氏大娘在内，任大爷就把一两银子给他，包了这个亭子，别的坐头许他再租赁与别人。这也不谈。

再言任大爷与公子谈笑对酌，饮过数巡，肴举数箸，正在畅饮之际，忽听得大路之上锣声响亮，任大爷和骆公子站起身来，往那路上看望：只见一簇人围住十数个汉子，俱是山东妆扮，还有那妇女一老一少，老的约有六十内外，年纪小的不过十六七岁的光景，俱是老蓝布褂子。惟有那少年女子，穿了条绿绸裤子，鱼白色绫袜套，大红缎子鞋，却全不穿裙子。内中一个老儿，手提大锣一面，击得数声响亮。骆宏勋看了一会，全然不晓得这是班什么人，问道：“世兄，此班是什么名堂？”任大爷道：“世弟，此乃山东所做，名叫‘把戏’。南边亦曾见过否？”骆宏勋答应道：“弟倒未曾见过。”任大爷分付余谦：“将那班人唤来，问他所会何样把戏？”余谦闻命，下了亭子来，高声大叫：“那鸣锣的老人家，这里来，我家大爷叫你哩！”那老夫妻闻言，急忙走过来，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大叔叫俺，想必要玩把戏了？”余谦道：“正是。我且问你：把戏共有多少套数？每套要银多少？”那老儿答道：“大叔，我们马上九般，马下九般，外有软索、卖赛，共有二十套，每套纹银二两；若要做完，共银四十两整。若单只卖赛软索，一套要算两套；两套就算四套，要银八两。不知大叔要玩那几套？”余谦道：“你且在此少停，待我禀上大爷，再来对你说。”余谦说罢，上了亭子，对任大爷说道：“小的方才问他，他有马上九般，马下九般，走马卖赛，并踩软索，共二十套，每套要银二两整，全套做完共银四十两。若单只卖赛软索，一套要算两套，两套就算四套，要银八两。”任大爷开言向骆公子道：“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，都是你我晓得的，可以不必，只叫他卖赛踩软索，就给他八两银子罢子。”骆宏勋道：“此东小弟来出，请世兄观看。”任正干笑道：“一客不烦二主，怎好叫世弟破钞？正是愚兄备东。”分付余谦领命下去：单只软索卖赛。余谦领命，来到老儿面前说道：“我爷分付：马上马下十八般武艺俱都会的，单叫卖赛并踩软索。”花老道：“先已禀过大叔的，这两套要算四套哩！”余谦说：“那个自然。你只放心玩，银子分文不少。”老儿答应：“领命。”回首向着自家一众人，说道：“这位单要玩软索、卖赛，给我们八两银子。”家人

答应：“知道了。”只见一人牵过一匹马来，乃是一匹川马，遍身雪白，惟脊上一片黑毛，此马名为“乌云盖雪”，俱是新鞍新辔，判官头上有个铜圈儿，乃是制就卖赛之物。那老儿将铜锣放下，拿起个丈把长杆，朝那两边摇着，口中说道：“列位老爷、大爷、哥哥、弟弟！请让一让，我们撇马哩！晚生先来告声：倘有不小心者，恐被马冲倒，莫怪我事前不言明。”来往走了几次，看的人竟自走开，正中让出一条马路。那老儿将长杆丢下，又拿起铜锣当当敲着。又叫道：“俺的儿，该上马了。”只见那个幼年女子站起身来，将上边老蓝布褂子脱去，里边现出杏黄短绫袄，青缎子背心，腰间一条大红绉纱汗巾，衬着绿绸裤子，五色绦子袜套，花红鞋子，那一只金莲刚刚三寸。头上挽了一个髻儿，也不戴花，耳边戴一双金坠子。不长不短，六尺多的身材，做一个辘腰儿朝上迎着，加上这配就的一身服色，就是一个花花蝴蝶，无人不爱。有诗为证：

蝉鬓云堆眉黛山，天生艳质降人间。
生成倾国倾城貌，长就沉鱼落雁颜。
疑似芙蓉初映水，宛如菡萏舞临泉。
雅淡不须脂粉施，轻盈堪比霓裳仙。
飘飘恍如三鸟降，袅袅仿佛五云旋。

那女子闻父命，不慌不忙来至马前，用手按住鞍子，不抓髻脚，不踏镫，将手一拍，双足纵跳上鞍桥，左手扯住缰辔，二膝一催，那马一撒，右手将鞭子在马上连击几下，那马飞也似去了。正跑之间，那女子将身一纵，跪在鞍桥之上，玩了个童子拜观音的故事，满场之人无不喝彩。话不可多叙。一连三马，又做了一个镫里藏身，一个太公钓鱼，桩桩出众，件件超群。三赛已过，女子下得马来，在包袱上坐了歇息。早有人将软索架起，那女子歇息片时，站起身来，将腰中汗巾系了一索，又上得软索，前走后退，小小金莲在那绳上行走，如同平地一般，任大爷同骆大爷看得爽快，骆宏勋不觉大声喝彩道：“这软索也值八两银子！”任大爷应道：“真乃不差！”那女子正在软索上玩那些套数，忽闻有人喝彩，声若巨雷，抬头一望，就是叫他玩把戏的亭子内的二位英雄：一个黑面红须，一个方面大耳。那方面大耳，年纪不过二十上下，生得白面广额，虎背熊腰，丈二身材，堂堂威风，见之令人爱慕。一边男夸女技艺出众，一边女爱男品貌惊人。这且按下不提。

且说对过亭子上，也有二人坐着饮酒。你说那两个人是谁？一个是吏部尚书的公子、礼部侍郎侄儿，姓王名伦，字金玉，生得面貌俊雅，体态斯文。就是一件：色欲之心过于常人。凡遇见有颜色的妇女，连性命也不顾，定然弄到手才罢。他乃定兴县有名的首家，广有银钱，父亲王怀仁，现任吏部尚书，叔父王怀义，现任礼部侍郎，轰轰烈烈，声势惊人。家内长养教习三五十人，合城之人，倘有些得罪与他，先着家人带领教习至他家，不论男女痛打一番；不拘细软物件，捶个尽烂，然后拿个名帖送定兴县，要打三十，县尹不敢打二十九，足足就要打三十，还要押到他府上验疼。因此，满城之人那个不惧怕他，那个不奉承他。旁边坐的那位不是别人，乃是贺氏大娘之兄贺世赖。自被任大爷赶出之后，腰内分文全无，流落不堪。过了半年，身上衣不遮体，食不充口。幸亏平素常去城隍庙进香，道士见他落难至此，知他

肚内颇颇明白，遂留他在庙内抄写手帖，只有饭吃，却无工食钱。又过了半年，该他的运气来了。王伦来至城隍庙内进香，见有签筒在香桌上，顺便求得一签，贺世赖在旁，连忙与他抄写签诗。王伦细看签诗，一毫不解，就叫贺世赖代解。贺世赖知他是吏部公子，尽其平生谄媚之学，奉承一番。王伦心中甚悦，遂请他至家中，做个帮闲，一住二年，宾主甚是相宜。是日，也同王伦来此桃花坞游玩。王伦看见那女子跑马卖赛并踩软索，令人心爱，乃向贺世赖说道：“这女子年纪不过十五六岁，身材面貌倒也相趁，但不知可是那一道儿否？”贺世赖笑道：“大爷真可谓宦家公子，连这班人的出身都不晓得的。凡卖赛的，以及那踩软索的，卖翠花的，游历各府州县，不过以此为名，全以夜间那话儿赚钱，那有不是此道者。也不知他住在城里城外？”王伦道：“明日会他一会才好。”贺世赖道：“门下昨晚听说到了一班玩把戏的，内有一个俊俏少年女子，住在西门城外马家饭店里，大约就是他这班人。今兄若要高兴，待门下明日到他店内唤来，如鹰食燕雀一般，何难之有！”那王伦大喜。又叫道：“老贺，这桃花坞内，来来往往妇女也不少，总的皆无有甚么十分入眼之人，我只看中了两个。”贺氏赖道：“大爷看中了哪两个？”王伦道：“方才说的软索上女子一个。”贺世赖说：“那一个是谁？”王伦用手一指，“你看对过亭子内坐的那一位少年堂客：瓜子面皮，瘦弱身躯，还有几分人材。你还未曾看见么？”贺世赖举目一看，不觉满面通红，笑道：“大爷莫来取笑，那不是别人，乃是舍妹。”王伦喜道：“我与你相交多日，未曾说到令妹，今日才说你有个令妹。但不知所嫁何人？”贺世赖用手一指，说道：“那桌上坐的黑面红须，此乃是妹丈也。”王伦一看，双眉紧皱，骂道：“老贺！你这个人丧尽天良，怎将个如花似玉的妹子，嫁了个丑鬼怪形之人，岂不屈了令妹了！我与你相好不浅，怎不把我做个侧室，胜嫁他十倍。”贺世赖道：“大爷错怪门下，门下与他相交在前，与大爷相交在后。”王伦带笑叫道：“老贺，你极有才干，怎能使令妹与我一会，我重重谢你！”贺世赖忙止道：“大爷说话声音略低着些，不要被听见了。你道舍妹丈是谁？他乃是定兴县有名之人，叫做‘赛尉迟’任正千。他性如烈火，英雄盖世，倘若闻得，为祸不小！”从来说：色胆如天大，淫心海样深。王伦道：“我今日一见令妹，神魂飘荡，就是五方神道，十殿阎罗，我也不怕。我今日且与令妹亲个千里嘴。”贺世赖拦阻不住，王伦将手托自己嘴，对着贺氏嬉戏玩耍不提。

且言那边亭子内，贺氏大娘眼极清明，早已望见他哥子同那一个少年郎君在对过亭子内饮酒。郎君年纪不过二十来岁，甚是俊雅。他原是出身不正，见了王伦，就有三分爱慕之意，口中虽与骆太太讲话，二目不住的直往那对过亭子内观看。见了王伦照着他亲嘴，心中愈觉爱慕。合当凑巧，王伦、贺氏正在传情之间，正千、宏勋正在畅饮之际，骆公子在桌上用手一拍，大叫一声：“气杀我也！”险些把一桌子器皿尽皆打碎。任大爷连忙站起身来，急急问道：“因何事来？”只因一拍：倾家情由从此起，杀身仇恨自此生。毕竟不知骆公子说些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骆宏勋命余谦硬夺把戏

却说骆宏勋大叫为何？因这日亭子内席面上任大爷的主席，骆宏勋是客席，背里面外，对着王伦的亭子，饮酒之间，抬头看见王伦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向贺氏嬉戏，心头大怒，按捺不住，遂失声大叫。及任大爷追问，又不好直言，说道：“此话不好在此谈得，等回家再言。”分付余谦下去，对那踩软索之人说：“不必玩了，明日叫他早间往四牌楼任大爷府上取银子，分文不少。”余谦领命，下得亭台，向老儿说道：“今已见武艺之精，何必谆谆劳神，不用玩罢！我们今日未带许多银子，叫你老人家明日早间，往四牌楼任大爷府上去拿银子。”那老儿答道：“大叔方才说了四牌楼任大爷，莫非就是‘赛尉迟’正千任大爷么？”余谦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那老儿说道：“久仰大名，尚未拜谒，明日早去，甚为两便。”遂将那女子唤了来，将那架子收了，同至包裹前歇息。那女子向母亲耳边低声说道：“孩儿方才在软索上见了一人，就是叫我卖赛的亭子内之人，生得方面大耳，虎背熊腰，丈二身躯，凛凛杀气。据女儿看来，倒是一位英雄。”老妇闻女儿之言，观女儿之色，知他中意了。向那老儿耳边，将女儿之言述说一遍。那老儿满心欢喜，自忖道：“闻得任大爷乃是个黑面红髯，此位白面却是何人？”即至亭子旁边，问那本地人，方知是游击将军骆老爷的公子，名宏勋，字宾侯，年方二十一岁，与任大爷是世弟兄，就在任大爷家借住，本籍广陵扬州人也。访得明白，即走回来，对妈妈说知：“我明日去拜谒任大爷，就烦他作伐，岂不是好。”

看官，你道这老儿是甚么人物？他是山东恩县苦水铺人氏，乃山东陆地有名响马。山东六府并河南八府，以及直隶八府道上，凡有行道之人，车马行李之上，插个“花”字旗号，即露宿霜眠，也无人敢动他一草一木。这老儿姓花，名萼，字振芳；这位奶奶亦是山东道上有名的母大虫，父亲姓巴，共生他兄弟十个，这位奶奶乃头生，底下还有九个兄弟，乃巴龙、巴虎、巴彪、巴豹、巴仁、巴义、巴礼、巴智、巴信，也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这奶奶因幼年曾在道上放响，遇见花振芳保镖，二人杀了一日一夜，未分胜负。你爱我、我爱你，因此配为夫妇。一年所产甚多，俱不存世。老夫妇年纪将六十，只有这个女儿，小名碧莲，年方一十六，自幼从师读书，文字惊人；又从父、母、舅习学一身武艺，枪刀剑戟无所不通，老夫妇爱如珍宝，不肯轻易许人。又且这碧莲立志不嫁庸俗，必要个英雄豪杰才遂其愿，所以今日这老夫妇同着巴龙、巴虎、巴豹、巴彪兄弟四人，带着女儿，以把戏为名，周游各府州县，实为择婿。出来有几年的光景，并无一个中女儿之意。今来定兴县，问得桃花坞乃士人君子、英雄豪杰聚集之所，特同众人来访察一番，不期女儿看中了骆宏勋，所以老夫妻欢喜不尽。这且不提。

再表贺世赖同王伦在亭内饮酒看把戏，那王伦在那里亲千里嘴，忽听得对过亭子内大叫一声，犹如半空中丢了一个霹雳，即时，踹软索的也不玩了。贺世赖在旁

说道：“门下对大爷说：不要取笑。大爷不听，弄得他知觉，如今连软索也都不玩了，好不败兴也。门下方才听见喊叫之声，不是任正千，乃是骆游击之子骆宏勋也。门下谅任正千必要问他情由，有舍妹在旁，姓骆的必不好骤然说出。幸亏任正千不知，若正千看破，此刻我们这桌子早已被他掀倒了，打一个不亦乐乎！”王伦被这一句话说得老羞变成怒，说道：“他玩得起，难道我就玩不起？他不玩，我偏要玩，看他把我怎样！”分付家人王能、王德、王禄、王福：“多去几个，将那玩把戏的人都与我唤来，凭他要多少套数，与我尽数全玩；凭他多少银子，分文不少。”王能等闻命，即至花老面前，道：“老儿，这里来，吏部尚书王公子叫你。叫你们凭有多少套数尽数全玩。不拘多少银子，叫你们府内去拿，分文不少。教你要比先前更加几分工夫，方显我们大爷体面。稍有懈怠，半文俱无。”那花振芳闻这许多分付，做这许多的声势，就有三分不大喜欢。今日若不去随他玩，又要和他淘气，就误了明早去拜正千，只得忍气吞声，答道：“晓得。”遂同巴氏弟兄跟随王府家人前来。

再言骆宏勋因心内有此一气，闷闷不悦，酒也不吃了。抬头一看，那玩把戏的老儿去而复返，却是为何？余谦抬头一望，见前面四人尽是王府家人。余谦平素认得，遂说道：“前边四人，小的认得是王伦家人。想是对过亭子上王伦也玩把戏哩。”骆宏勋闻得对过也要玩把戏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说道：“他们共是二十套，我们只玩过两套，还有十八套未玩。余谦下去对那老儿说：‘还早，这边未曾玩完。’倘王家不肯，与我打这个狗才，再同王伦讲话。”余谦闻命，笑嘻嘻的去了。看官，你说余谦因何笑嘻嘻的？困他乃有名的“多胳膊余谦”，听说打拳，心花俱开，闻得主人分付他打这狗才，不由的喜形见于面，急忙迎上前来拦住，说道：“那老人家，我家老爷还要玩哩！”花老道：“方才这四位大叔相唤，等俺玩过那边的，再往这边来玩吧。”王能等四人上前接应，道：“余大叔，久违了！”余谦怒狠狠的回道：“不敢！”王能又道：“余大叔，那边玩过了，已经不玩了，我家爷才命我等唤他。候弟等到亭子内禀过大爷，少玩两套，即送过来，何如？”余谦说道：“多话，他共有二十套，我们只玩了两套，余着十八般尚未玩。待我们玩过这十八般，再让你们玩不迟。”叫道：“老儿，随我来！”王能等四人素知余谦的利害，那个再敢多言。花老儿同巴龙弟兄，只得随余谦来了，又仍至先前踩软索的所在。花振芳同巴龙二人跳下场子，各持长枪，上下四左五右六，插花盖顶，枯树盘根，怎见好枪法？有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神枪手真可堪夸，枪摆车轮大花。落在英雄手逞威，军中遇能将，阵中伤敌家。前冲足远护两丈，后坐能冲丈八。七十二路花枪妙，若人问武明，甫胜天上李哪吒。

恐此道不尽枪法之妙，又有一诗为证：

奇枪出众世间稀，护前遮后无空遗。
只怕敌人惊破胆，那堪神鬼亦凄凄。

二人扎了一回长枪，满场喝彩。

且言王家家人四个，听余谦将那老儿生生夺去，不好回禀主人，恐主人责罚无

用。回至亭外，心生一计，将脚步停住，使个眼色与贺世赖，贺世赖看见，望王伦说声：“得罪，门下告便。”便至王能等前，问：“列位回来了，叫的那老儿何在？”王能皱眉道：“我弟兄四人领了大爷之命，已将那花老唤至半路，不料对过亭子内，骆游击家人余谦怒气冲冲，生生夺去。贺相公是知余谦那个匹夫平日的凶恶，我弟兄四人怎能与他对手？欲将此话禀上大爷，恐大爷动怒，责备我们四个人倒怕他一个。故此请贺相公出来，你老人家极有机变，指教一二。”贺世赖沉吟一会，道：“你们且在下边，莫进亭子内来。那老儿在那里玩枪，大爷也不知是他玩不是他玩？不问便罢，如问时，我慢慢的代你各位分说便了。若以实情告诉，倘若大爷任性，叫你们与他斗气，你们是知任正千同余谦之名的，还打的酈鲍史唐，好景不得好玩，好酒不得好吃，可是不是？”王能四人齐应道：“全仗贺相公维持。”贺世赖走上亭子，说声：“有罪！”就坐下了。王伦道：“你看那老儿，年近六旬，比得好枪法，全身俱是气力。”贺世赖答道：“真乃好枪法！”

再讲花振芳同巴龙，把七十二路花枪扎完。巴虎又跳上场，手提铁鞭一枝，前纵后坐，左拦右遮，只听得风声响亮，真乃好鞭法。怎见得？有五言诗一首为证：

炉中曾百炼，破节十八根。英雄持在手，临阵挡征人。
倘若着一下，折骨又断筋。四围风不透，上盖雨不淋。
一路分二路，四路八边分。变化七十二，鞭有数千根。
好似一铁山，那里还见人？惊碎敌人胆，爱杀识者心。
若问使鞭者，山东有名。生长豪门第，久居苦水村。
姓巴讳虎字，排行二爷身。

巴虎使了一回鞭，人人道好，个个称奇。

且说任正千同骆宏勋看得亲切，心中大悦，说道：“我只当是江湖上花枪花棒，细观起来，竟是真本事，只在你我肩左，不在肩右。”分付余谦：速速下去，将老儿同那几位英雄俱请上亭子来，说：“观此两件武艺，已经领教；余者自然也是好的，不敢有劳了，请上亭一谈。说我二人在此立候。”余谦下去，遂将花老儿同巴氏弟兄俱请上亭子。任大爷同骆大爷相迎，见礼已毕，分宾主而坐。花振芳开言道：“那位是任大爷？那位是骆大爷？”任正千道：“在下任正千。”又指骆宏勋道：“这位是骆大爷，名宏勋。”花老道：“昨晚方到贵处，尚未拜谒，容罪容罪！”任正千道：“岂敢。方才观见枪、鞭二件，玩得惊人，已知英雄豪杰，非是江湖之花枪可比也。若不嫌菲酌，特请一叙。敢问英雄贵府何处？高姓大名？”花老儿答道：“在下姓花名萼，字振芳，乃山东恩县人氏。这四位乃内弟巴龙、巴虎、巴豹、巴彪。”任正千道：“莫不是苦水铺花老先生么？”花振芳道：“岂敢，在下就是。”任正千道：“久仰！久仰！”又问道：“适才跑马女子却是何人？”花振芳道：“那年少的是小女，年老的乃贱内也。”任正千道：“幸而问及，不然多有得罪。既是奶奶、姑娘，何不请来与骆太太、贱内坐一坐！”花振芳同巴氏弟兄站起身来道：“不知是骆老太太、任大娘在此，未曾拜见，有罪！有罪！”重新又见过礼。花振芳走下亭子，将花奶奶及碧莲姑娘叫上亭子，众人见礼已毕。花奶奶与碧莲同骆太太、任大娘一席，花振芳与巴氏弟兄、任正千、骆宏勋一席，谈笑自如，开怀畅饮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花振芳求任爷巧作冰人

且说王伦同贺世赖又看巴虎玩了一回鞭，王伦方才欢喜，道：“此两套比那卖赛并软索更觉壮观，凭他多少银子，明日分文不少了他的。老贺你说是也不是？”贺世赖带笑而应。正看在热闹之间，忽然把戏场子散了，见那老儿同那一众男女，俱上对过亭子内去坐下。王伦叫道：“王能那里？王能那里？”连叫几声，无人答应。贺世赖知他是要问此情由，谅来隐瞒不住，乃问道：“大爷叫王能何干？”王伦说道：“那玩把戏的，只会这两套不成？我叫他尽数全玩，怎么就散了场子？你看那些玩把戏的男女，又都上对过亭子内去了，坐着相谈，令我心中大不明白。我叫王能来问：还是未分付他尽数全玩？还是只会这两套武艺？如果只会这两套就罢了，倘然还有，这般不肯全玩，又屈奉他人，我如今是不但不把银子与他，还要送官究治！”贺世赖只是忍不住笑道：“大爷不把银子与他，他原不敢来要大爷的银子。”王伦道：“难道他竟不敢向我要银子么？”贺世赖道：“非是不敢要也。大爷，你道方才刺枪、舞鞭是谁家玩的？”王伦道：“是我叫王能他们四个人叫他们来玩的。”贺世赖道：“此刻好叫大爷得知。”遂将王能叫他们之事一一说明白。“是门下之意，叫他瞒过大爷，讲：他玩，我们也看得见，我们且乐得省几两银子，何必与他们争夺，惹得生闲气！”从头至尾说出情由，诉了一遍，把个王伦气得目瞪口呆，半日说不出话来，骂道：“大胆匹夫！气杀我也！况你不是别个，乃游击之子，就敢如此大胆欺我，即今现任提督军门，在我面前也不敢放肆。”分付抬合的、挑担子的，并马夫、轿夫以及跟随的家人：“一齐过去，将那对过亭子内，不论男女与我痛打一顿，方出我胸中之气。”贺世赖连忙拦住，道：“大爷，你平息雷霆大怒，听门下讲来，你大爷得知那任正千、骆宏勋二人利害，莫说今日跟随来的这几个人，就是连家中那些教习尽数叫来，也未必是他家人余谦的对手。”王伦道：“这般说来，难道今日我就白白受他欺压罢了？”贺世赖道：“大爷，你今听见说道：江山尚有相逢日，为人岂无对头时。日月甚长着哩！气力不能胜他，则以智谋可也。岂有白受他一番欺压的道理！”王伦道：“此乃后事，为今之计当何如也？”贺世赖道：“为今之计，据门下想来，只有两个字甚好。”王伦道：“请问两个甚么字？”贺世赖道：“无有别法，只‘走’字上加一个‘偷’字。”王伦冷笑道：“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？老贺！何欺我太甚？今彼欺我，我不与他较量，已见我宽宏大量。明白回去，难道也把我吃了？加个‘偷’字，何怯之极！”贺世赖道：“大爷有所不知，今日之偷走，非是惧彼也，实愧于外亭观望之人耳！大爷唤来之人，反被余谦生生夺去，大爷竟置之不问，忙忙躲避走了。知者，是大爷宽宏大量；不知者，以为现任吏部尚书公子反怕那死后游击将军的儿子。门下叫大爷偷走者，正是顾全了大爷体面，保了老爷的声势，门下何敢藐视大爷？”贺世赖一席

话，说得王大爷心中痛快。遂分付家人：“我此刻欲与贺相公先行一步，你们牵马抬轿，慢慢随后来吧！王伦同了贺世赖自亭子后边一条小路悄悄而去，家人收拾合担、轿马，陆续而走，自不必说了。

再言那对过亭子内，花振芳众人谈了一回枪刀剑戟，论了一回鞭锤抓铜，无一不精其妙。任大爷与骆大爷心悦诚服，同饮至将晚，那花振芳一众之人告辞回下处，骆大爷等亦坐轿马入城而去。骆宏勋因心中有事，到底不肯大饮酒。任正千被花振芳谈论枪棒入妙，遂开怀畅饮了几杯，不觉大醉，及至家中，天已晚矣，把桃花坞宏勋大叫之事已尽忘了，骆大爷也就隐而不言。二人别过，各自归房安歇不提。

次日早旦清晨，各自起身，梳洗已毕，同在客厅。任正千向骆宏勋说道：“昨日所会的那花老儿，真个般般入妙，件件皆精，诚名不愧实也。”骆宏勋道：“正是呢，不但花老难比，连巴氏弟兄亦当世之英雄。”正谈论间，门上人进来禀道：“启上大爷：门外来了五个男子、两个女子，还有十数个扛包袱的，口称是山东人氏，姓花，特来拜谒。”任、骆二位相公闻言，连忙整衣出迎。任正千又分付家人：“快请大娘出来，迎接女客。”于是贺氏大娘出来将花奶奶并碧莲姑娘迎进后堂不提。

且说任正千将花老儿并巴弟兄请至客堂，行礼已毕，分宾主而坐。花老儿道：“昨日桃花坞相见，今特造府，一则进谒，二则拜谢。”任正千道：“方才与世弟谈及贤妻舅之英雄，正欲往贵寓奉拜，不意大驾已光寒舍，何以克当！”花老叫那扛包袱的，又将包裹送上厅来，大小共有数包。花老向任大爷、骆大爷二人说道：“此物乃敝处之土产，几包小枣，几包回饼，几包蚕豆，权为贽见之礼，望乞笑纳。”任正千、骆宏勋欠身道：“光降寒门，已蓬荜生辉，安敢受此大礼？”花老道：“此皆自家土产，何为礼云。若不收留，是见外了，在下即便告别。”任正千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只得谨领了。”遂叫人搬运后边，又向花老等谢过，遂分付家人们摆酒。一时，客厅之上摆设两席：东席上，花振芳、巴龙、巴豹，任正千奉陪，西席上，巴虎、巴彪，骆宏勋奉陪。花奶奶、碧莲姑娘，后边自有骆太太、贺大娘款待。

且表席上酒过数巡，肴上几品，花老儿邀任正千至天井中，说道：“在下有一言奉告，不好同骆公子言之，故邀任大爷出来奉告。不识任大爷可肯代在下玉成否？”任正千道：“请道其详。”花振芳道：“在下老夫妻年近六旬，只有小女一人，自幼颇读诗书，稍通枪棒。小女立志不嫁庸俗，愿侍巾栉于英雄；年交一十六岁，尚未许人。今日老夫妇带他周游各州府县，以把戏为名，实择婿也。所游地方甚多，总未相成一人。昨日在桃花坞，幸蒙不弃，得瞻大驾同令世弟骆公子。在下看骆大爷青年气相非常人可比。在下稍有家私，情愿陪嫁小女金银二十万，意欲烦任大爷代我小女作媒，不知任大爷俯就否？”任大爷道：“常言：君子有成人之美。晚生素昔最好玉成其事。但我久知世弟早已聘过，闻得是贵州总兵家小姐姓桂名凤箫。”花振芳闻得聘过，负却今时一会，莫慰女儿之望。因思：古之人一夫二妇者甚多；今之人三妻四妾亦复不少。女儿既愿托丝罗于骆公子，岂缘侧室而见恨乎？因说道：“古之人一夫二妇者甚多，今之人三妻四妾亦复不少。既骆大爷已经聘过，小女愿为侧室，望乞帮衬一二。”任正千道：“这个或者领教。且请入席，待我同骆世弟言之。”二人遂又入坐。不多时，任大爷将骆大爷邀出外面，将花老之言说了一遍。骆宏勋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我已聘过，那有再聘之理；若侧室之说，亦未有正室未曾完姻，而先立侧室之理。况孝服在身，亦不敢言及婚姻之事，烦世兄善为我辞焉！”二人遂又入坐饮

酒。任正千又将花老请出，将骆宏勋之言又诉了一遍。花振芳见亲事不妥，遂无心饮酒。又入坐饮了两杯，即同巴氏兄弟站起身来告辞。任正千、骆宏勋谆谆款留，花老那里肯坐。花奶奶知前面散席，也同碧莲辞过骆太太、贺氏大娘走出来。男女均于大门会齐。奶奶便问：“事体如何？”花老道：“事不谐矣！”任、骆送出大门，一拱而别。

花老同众人仍由原路出西门，回寓处而来。到得店门，只听天井中嚷嚷道：“我们是日出时就来，直等到日中还不回来。回去了又要受主人责骂了。总是这店主人这狗才坏我们的事。我们来时，就该说不得回来，有别事一时不能便回，我们就不等到这早晚了。我们先把店主人打一顿，方消我们之气。”门中有个人解劝道：“你们众位不必着急，常言道：‘不怕晚了，只怕事不成。’天还早哩。就是上灯时也将他等了才去。”正嚷之间，店主人抬头一看，见花老走进门来，道念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救命王菩萨回来了。”只因这一声，直叫：三九公子狠心丧心，二八佳人耀武扬武。毕竟不知店内因何吵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亲母女王宅显勇

却说花振芳自任府回来，将走进店门，店主人抬头一看，念声：“阿弥陀佛！救命王菩萨。”向着花振芳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说去去就来，怎么就半日方回？”花振芳道：“承四牌楼任大爷留住饮酒，所以此刻才回。”店主人又说道：“里边有吏部大堂公子王大爷家来了几位大叔并贺相公，自日出时就来相等，直到此刻，都等的不耐烦了。”说着，花振芳走进天井来，看五个人在那里怒气冲冲的讲话。却认得四个人，只有一位不相识。所认得者即是昨日相唤之人。王能等四人向花振芳道：“我们奉家大爷之命，前来相请众位进府玩耍。已等了这半日，在这里着急，来得甚好。”花振芳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花振芳指定那穿直裰、带绣巾的说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王能道：“这位是我家贺相公。”贺世赖听得，遂向花老儿拱了拱手，道：“老先生请了，在下乃吏部尚书公子王大爷的帮闲。恐他四位相请，再有甚么阻碍，故命在下同来。已等了这半日，大驾才回寓。敝东王大爷不知候得怎样焦躁了！”花振芳那里真以把戏为事，因为烦任大爷作伐不谐，就有几分不大自在，那里还有心肠应酬他们，推说道：“适才闻得敝处天雨淋漓，将几亩田淹了。敝处颇有几亩田地，甚为恐惧，定于今日起身回家。敢烦贺相公同四位大叔回去，在大爷台前巧言一二，就说我不日还来，那时再造府现丑吧。”贺世赖道：“老先生说那里话来！淋雨淹麦，此不过耳闻；就是真个淹没，老先生即使回至贵处，谅亦不能挽回了，何起身如此之速也？昨日桃花坞中奉请，已被骆游击之子叫家人夺去。彼时若非小的在坐，相公昨日有番争闹之气。今日若再不去，就是你老先生明重彼而轻此也。倘王大爷见怪，老先生亦无辞相解。今日奉劝，权住半日，到王府一谈，明日起身回贵府，亦不为迟。”花振芳听贺世赖之言有理，想了一想道：“五湖四海皆朋友，人到何处不相逢。想他是个吏部的公子，相与他也不玷辱于我。”遂同奶奶、碧莲、巴氏弟兄一众男女人等，随了王府之人前来。

看官，你说贺世赖亲来相唤花老，是何原故？因昨日在桃花坞同王伦逃走回家，天气尚早，二人在书房摆酒重饮。王伦向贺世赖说道：“你若使令妹与我一会，我不惜千金谢你。”贺世赖原是个爱财如命之徒，听得千金相谢，就顾不得“礼义廉耻”四个字，遂说道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但恐事成之后，悔改前言，那时，使门下无可如何。”王伦道：“我从不说谎。”贺世赖道：“既如此，待门下慢慢与舍妹言之，我包管遂你大爷之愿。那桃花坞踩软索的女子，等明早先唤来与大爷解渴如何？”王伦欢喜道：“如此甚好！”故此，今日一早着王能四人到西门外马家饭店内呼唤。贺世赖恐有别的阻碍，放心不下，故亦随其中。今日他若不随来，就叫王能等四人来唤，花老无心玩耍，这事不免又要以吏部之势生压他们；其不知花振芳又是敬软不